

## 回不去的是故乡

江子的“回乡记”系列，写的是故乡、故人和故事。经由记忆之路，我们随他来到赣江边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枫江镇，一个名为下院洲村的地方。那些沉重的和轻盈的、凡俗的与贵重的、真实的和隐喻的，看似矛盾对立的事物同时出现在这位作家的笔下，使他的故乡书写有了尖利的锐度，抵达纵深，臻于“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美学境界。

江子的文字里有散文作品稀缺的辽阔山河之气，也有与这种气息相伴的中国式美学，他笔下的乡民身上有特别积极向上的东西，正如评论者所言——蕴藏着“一个精神性的旷野”。他善于在自己身处的群体中观察，有如“钻探”一般，撷取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再经由它们直抵历史的深处——这让他能够逃离“真实”的拘囿而抵达一种象征或者隐喻，那就是“故乡魂”的重要部分——故乡凡俗的日常中最为隐秘、贵重、势大力沉的那部分”。江子为赣江以西的传统画骨、画魂，他写故乡的武术衰亡，将它作为人与世界交会的一个界面，作为串联肉体 and 世道的现实文化符号，当武术精神被消费主义篡改时，世道也“因缺少了必要的力道与硬度，而变得软塌与虚弱”。值得注意的是，书写不是为了回到历史现

场，也不仅限于为大历史中的“小人物”重塑肉身，而是关乎一个当代写作者如何于历史深处理解文明推进的难度，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同中国几乎所有的乡土一样，这片南方的乡土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发展的阵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新生。”

“田园将芜”是江子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动机和主题，当他心无旁骛地建设他纸面上的村庄时，他的村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村庄，而是江西文明史上的一个精神坐标，他把我们忽略的、熟视无睹的人和事一点点拾到他的文字里，淬炼成了属于他的金光闪闪的东西。

家园的垒砌离不开意象的土石，江子在写作中正是凭借着以“家园”为核心的一系列意象，铸入他“纯种乡村后裔”的生命体验，在“遵循传统”的怀旧面纱之下，还有不为人所了解的后现代特征。通过江子的诗性写作，赣江以西的农村展现出了两种面貌：一是衰败的母体，一是诗意的梦土，前者唤起的是对历史辉煌的感慨赞叹，后者则引发朴素的牧歌吟唱，他将传统中国式意象植入他的乡愁里，并由此召唤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张力。

《不系之舟》里写发展大潮中小人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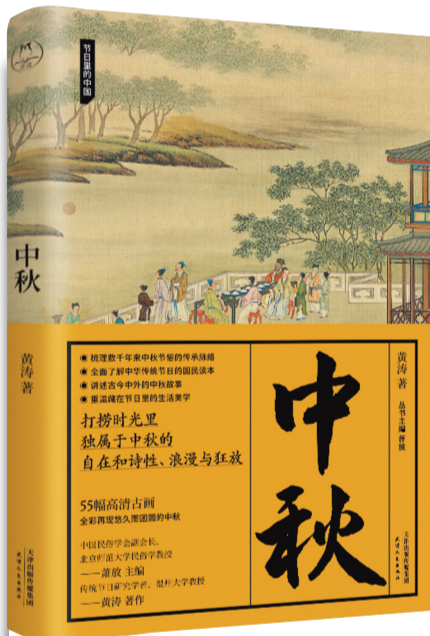
迁徙，非常直接、干脆地切入时代的命题，进行了关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命运里的鄱阳湖”这样哲理性命题的探讨：“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动荡不羁，那些乡土中的人们都被押解着离开故乡踏上命定的旅途……有一些小舟被命运湍急的水流仓促推入了令人不安的深水之域，他们都是古籍中所说的不系之舟，是这个世界属于阴影的那部分——是这乡土中国向工业化城镇化艰难转型过程中被损耗的那部分。”《临渊记》则是以想象的方式探讨了古代离开故乡的官员邓汉馥和刘时显与原乡的关系，将他们眼中的故乡抽象为尼采式的“深渊”，“那深渊的圆形之弧，对他们的灵魂构成了永远的包抄与围剿之势……他们的守望之姿，仿佛星空中银河旁边光芒微弱的星子，与银河看似彼此孤立，实际上处于相互吸引又永恒对峙的特殊态势之中”。

从当下的语境思考，“守望之姿”也暗合了全球化的今天所推崇的一种泛时空、泛空间的情感，一种新的乡愁观。在后现代话语中，杰姆逊提出的“对当下的怀旧”成为“怀旧”的新近补充，“后现代文化时尚的迅速发展，使人在目不暇给的变迁过程中，感觉每几年的时间就仿佛超越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纪，怀旧感产生的时间量正日

益缩短”。新乡愁观强调人的体验感，暂时暂息，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吾心安处是故乡”。它认为乡愁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具体而微的家乡，而应该突破地理空间界限，蔓延至更远的地方、更广阔的时代：童年、梦幻、田园的诗意或更为缓慢的生活节奏。

对于江子来说，他的文化乡愁是寄托在一个作为历史、精神和文化共同体的“故乡”基础上的，不受地理空间限制，其对象是“文化江西”，一种从地理江西升华出来的价值和情感。当他沉醉于从故乡中寻找文学语言的源泉时，并没有陷于保守主义的泥沼之中，而是从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寻找灵感源泉，使语言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腾挪和哲学思考空间。然而，他的语言又是向具体的生命本身敞开的，他内心还汹涌着不安分的热力，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道总是要从文字中喷涌出来。对于江子来说，故乡书写的虚实之外是存在主义的，从“出走”到返回再到永远“在路上”的生命体验，在用文字抵达历史文化纵深之处的同时，他也概括了自己大半生的悲喜剧：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异乡人，在史诗的洪流中打造了自己的抒情之岛。

选自《学习强国》



## 极富人文色彩的佳节

——读《中秋》

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二说是源于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说是源于古人在秋季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作为古老的民间节日，中秋节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代。最开始，中秋节是被定在“秋分”这天，后被调至农历八月十五，并一直沿袭至今。自古以来，团圆、美满、和谐一直是中秋节不变的内涵，八月十五的夜晚，人们常常通过夜月的盈亏，遥寄相思，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期盼着普天之下都能月圆人更圆。由于这一美好的寄寓，极易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因此成为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流长。围绕着这一佳节，千百年来流传下许多优美的故事和传说，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唐明皇游月宫等。同时，在传承中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秋习俗，如吃月饼、食芋头、舞火龙、钱塘江观潮、放孔明灯、“抛帕招亲”、荡秋千等。在港台地区，还形成了花灯会与舞火龙，户外晚会与博饼等习俗。在千年的演进中，中秋节的习俗也不断地与时俱进。汉代时，拜月基本为皇家所垄断。到唐朝时，文人士大夫中开始兴起在八月十五月夜，与家人或朋友一同赏月、饮酒、赋诗。至中唐，平民百姓亦崇尚在家中或寺庙等公众场合聚会、宴饮。晚唐时，中秋节终于全面升级为普罗大众共同欢度的节日。到宋代，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异常丰富多彩，除了白天宴饮，人们晚上还会通宵赏月、游玩，热闹程度堪比春节。除了欢

庆之外，宋代的中秋节，已经开始注重家人间的团聚。元朝时，中秋节又多了一份文化意蕴，人们常把过中秋节的盛况，既写进诗词里，还编入戏剧里，使之成为文学作品歌咏的母题。至明代，人们过中秋节渐渐少了些诗性和浪漫，赏月始被拜月祈福、亲人团圆所取代，亲情成了过中秋节的主题。彼时，还出现了月饼这种重要的节令食品。明之前，月饼是作为祭祀月神时的供品，只在祭祀时才会出现。到了明代，月饼已经当仁不让成为过中秋节的必备食品。特别是到了晚清，祭月之风日渐式微后，吃月饼更是成了过中秋必不可少的标靶。

书中，还专门辟出一个章节的内容，重点介绍了中秋节传入东亚、东南亚等国以后，亚洲诸国及海外华人、华侨过节时的情景。这是一场浩大的文化迁演，中秋节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它的名称、习俗、过节方式，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但团圆、美满、和谐的节日主题始终坚守如一，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可。这不得不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节日文化魅力的最好体现。

春华秋实好光景，又是一年中秋至。在“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时光里，品着香甜的月饼，举头望月，顿见夜空中的银盘，是那么圆那么亮，院中的金桂也适时绽出饱满的花蕊，在幽幽的晚风中，尽情吐露着醉人的芬芳。此刻，月华如水，乡愁如潮，无边的清辉下，我悠然摊开《中秋》这本厚重的文化读本，心早已随着它隽永的文字飞回到遥远的故乡！

钟芳



## 《战安庆》

安庆之战是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战前清朝有亡国之忧，战后清朝逐渐掌握军事主动，最终一鼓作气攻下天京，消灭太平天国！本书选取安庆会战这样一个转折点，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场大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本书围绕湘军与太平天国战安庆来布局谋篇，深入地解读了咸丰皇帝、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军政名人在大变局中的选择与行动，堪称一部翔实的晚清军政史。

作者周禄丰，湖湘士子，著有《通天血路：太平天国往事》《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



## 《中国人眼中的美》

读懂了中国人眼中的美，就读懂了中国人的精神。全书从思、气、神、意四个关键字切入，结合各类艺术实例，爬梳大量国学典籍，探寻中国人的十大审美意识，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透过故宫、天坛等古典建筑，剖析古人天人合一的审美情怀；于文人山水画里，追问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深意；在中华传统装饰图案中，寄托对生活美好愿景的祈盼；从书画、建筑、音乐、舞蹈到造物，体悟中华艺术特有的大象之美……

作者长北，扬州人，著有《中国艺术史纲》《中国古代艺术论著集注与研究》《中国艺术论著导读》等。